

一战线伙伴。在日俄战争前俄军进驻满洲时，与俄交战而败阵的张作霖命在旦夕，携带夫人抱着年方3岁的学良跑到张景惠家中暂时避难。

据我看来，板垣与张景惠很投缘。从悠闲而寡言，气度宽宏这一点来看性情确实相投。

有一次我随同张景惠、板垣同乘亚细亚号特快列车闲谈时，张说：“满州的居民很贫困，满洲的农民只能在过年时吃一次大米饭，尔后便是高粱和稗子了。”

板垣接过话题说：“我老家岩手县的贫苦农民平时也是常吃稗子，我少年时也常吃稗子。”一边说着也发出“稗子”的中国音来。

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发音。板垣常年在中国生活，并听说他还到过昆明，但他却说中国话一窍不通，要用翻译，现在看来连我这个翻译都不知道的词他却知道。

（摘自《板垣征四郎》，《长春文史资料》总第25辑）

于琛激东山再起当了汉奸

于也华*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关东军相继侵占了沈阳、长春、吉林等地。当熙洽开门揖盗，迎接日本多门师团进吉林市时，六百八十二团团长冯占海毅然举起抗日义旗，率领全团人马奔舒兰、五常、阿城去宾县。当时不愿当亡国奴的有志之

* 作者系于琛激侄孙。

士云集宾县，成立了吉林省公署。那时我正在五常县中学读书，亲睹冯占海率部途经五常县的盛况：全县城民众几乎倾城出迎到城南10里之外；看到冯占海部队军容整齐，武器精良，官兵同仇敌忾的精神面貌，有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。第二天在县城体育场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。冯占海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，最后冯团在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、“誓死保卫祖国”、“坚决抗日到底”、“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！”等口号声中继续北上奔赴宾县。

这时，多门师团长和熙洽正在吉林市铁路大楼（多门师团司令部）里秘谋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，配合日军讨伐抗日义勇军。问题是谁能统帅这支军队？经过再三的考虑，熙洽向日本人推荐起用于霖。当时我在双城。熙洽立即派专人持其亲笔信去双城，请于立即来吉林商讨要事。于在很多便衣警卫人员秘密保护下到达吉林熙洽北公馆。熙请于霖出山，率领军队讨伐叛乱，安定社会秩序。于说：“我已经退役多年，懒散惯了，又有高血压症，实无精力再去南征北战，恐负重托。感谢您对我的栽培，这一点请熙长官多加谅解（当时熙洽自封为吉林省行政长官）。”熙洽再三劝勉说：“险舟（于的字），您太客气了。您正壮年精力充沛，更有多年统帅指挥军队的经验。我们相交多年，您的能力，我是知道的。此种重任我考虑再三，非您不可。不用推辞了，我已向多门司令官推荐过了，他万分赞同。您也不必有其他的想法。多门司令官说过，日本人绝对没有侵占我国领土的野心，不过援助我们建立一个新国家，两国同盟共存共荣。现在叛逆到处扰乱，影响我们建国，必须尽快地肃清。方针是以讨伐为副，争取他们归顺为主。您的号召力很大，只要把您的旧部下招集起来，扩大军队，日本人答应：用钱有钱，用枪有枪；一切都有我来负责。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然后，熙洽又用威胁的口吻说，“你要知道，少帅

(指张学良)始终没忘掉你背叛他们父子之仇啊!有少帅就不会有于琛激啊!你如果不按日本人意图去作,况且你老同俄国人一起勾搭,日本人能够轻易放过你吗?你我至交,这是我对你的衷心劝告,何去何从?你自己考虑吧!”于说:“熙长官对我的厚意我是万分感激的。不过我同俄国人不过是在一起作买卖,并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活动。”熙洽冷笑了一下说:“这点我是知道的,不过恐怕人家日本人不那样认为吧!”在熙洽恐吓利诱下,他终于同意了熙洽的意见。接着,他们一同乘车去师团司令部会见了多门中将,受到了热烈的款待。多门通过翻译,对于加以勉励。多门用很不熟练的中国话说:“你的大大的大官大官的,钱多多的有,你的明白?”就这样,他们三人达成了协议。不久,熙洽以吉林省长官的名义,委任于琛激为北满讨伐总司令,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仍然是原来的军衔陆军中将(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,即提升为上将)。从此他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(以上情况是他大儿子于再遇在东京他的住宅一次闲谈中对我透露的)。

当时日本关东军还没有过份的控制,不过派几名军事顾问而已。于琛激握有生杀大权,叱咤风云,不可一世。招兵买马,大肆扩军,除了一部原有旧军队归他指挥外,又新编了数十个团。他的两个外甥(一个叫朱家训,一个杨某)一个侄儿(于通遇),都是日本陆士毕业,在旧军里全当连长,这次全被他提升为团长。当时,山河屯老家我叔叔辈的、年纪30岁左右的都纷纷投奔他去。但这批人全是纨绔子弟,文不能提笔,武不会放枪。只好委以少尉、少校等拿薪不管事的空头官职。在我祖父辈中有五六人被委为县长。如:五常县长于谦澍,勃利县长于印轩、铁力县长于××等。这批人全是地头蛇、土豪劣绅,既不懂政治,又无较高的文化;又多吸食鸦片,弄得污烟瘴气,老

百姓深受其苦。那时北满几乎成了“于氏天下”。等伪满建国后，政治逐渐进入正规，除了他两个外甥一个侄儿被提升为少将旅长外，其他全部被撤职。朱家训比较有才干，但也更反动。于1940年在热河同八路军作战时被击毙。侄儿于通遇因染有鸦片嗜好，被于介绍到汪伪政权去当少将参议。

（摘自《长春文史资料》总第22辑）

“九·一八”以后的 张景惠和东省特区警备总队

高丕琨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因哈尔滨是特区，与苏联关系复杂，所以日本人对这个地区的攫取不是没有顾忌的。再说张景惠这个人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，日本人也重视他。因此日本对哈尔滨的进攻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步骤。东北内部各派互相间的关系也相当错综复杂。特区处于吉黑两省之间，而吉黑两省各有军队，黑龙江局势尚在未定、吉林省的军队大部分为熙洽所控制，熙洽又率先投降日本，已得到日本的支持和重视。而张景惠却是个光杆的行政长官，没有一兵一卒，在平时尚可，在非常时局下，连个护身的卫兵都没有，只能受别人的钳制，实属特别困难。“九·一八”当时，张景惠先是观望，继而因有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密使，令张在不抵抗主义下，对日本要虚与敷衍、委婉周旋等情，于是张景惠才公然与日本接触（于镜涛说，密使是经过于与张会面的，会面时于亦在座）。张景惠与张作霖是八拜结交的盟兄弟，他智勇多谋，为张作霖争霸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张作霖死后，张学良犹视之如股肱，以元老相待。蒋介石